

# 熔炼与新生——第二十八届高研班结业典礼学员代表发言

## 我的精神福地

□尼玛潘多

感谢鲁院领导和全体老师的辛勤付出,是你们的精心规划和组织,使我们有幸听到了那么多名家的讲座,参与了那么多深度的文学研讨,让我这个从边疆小城市走来的学员,大开眼界,大饱耳福,接收到最前沿的知识和信息,厘清了创作中的困惑和难题,深度沉醉在文学的美好之中。感谢各位后勤工作人员的辛苦劳动,是你们的忙碌与操劳,让我们得以在温暖整洁的环境里学习、创作,度过了美好的三个多月,这三个月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感谢我的同学们,由于时间短暂,我们还未来得及真正地走近彼此,但我已深深感受到了你们的善意,我们一起谈文学、谈人生、谈爱情,互相鼓励,彼此敦促,犹如回到了纯情的学生时代,有你们相伴,时光增添了许多的甜美。

鲁院是我的精神福地,8年前,鲁院给了我在文学道路上前行的力量,8年后,我又回到这里。我把回炉学习视为人生的一件幸事,怀着一颗感恩与幸福的心,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不放过任何一次讲座和研讨,努力汲取文学营养。与第一次来鲁院学习最大的不同,是这一届多了许多文学对话和文学研讨。同学们与外请专家之间的精彩对话,以及作家、评论家们对当下文学创作现状的分析,对我的触动非常大,甚至改变了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的原有思路,有了非常好的改变与探索。这三个月也是我集中读书读得最多的三个月,凭着在课堂上、在与同学间交流中获得的信息,我阅读了安妮普鲁、库切等外国名家和毕飞宇、格非等国内作家的不少文学作品,重读细品了《米格尔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经典作品,与此同时大量阅读了同学新作,了解到当前汉语写作的态势,获益良多。

走近文学,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她让我们更好地品味人生;能够创作,更是人生之幸,她让我们在字里行间自由表达思想和感悟,让短暂的人生更加丰满。作为一名非母语创作者,我对自己的创作一直充满了疑虑与不自信,在汉语写作这条路上,走得忐忑不安。但三个月的学习,让我变得更加自信,这是我最大的收获,甚于在理论和技术方面获得的知识,我相信深厚的藏族文化和可以输出的价值理念,能为我提供永远的创作源泉,我将一如既往地书写我的西藏,努力创作出有温度的作品,用文学方式,架起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 致我们永恒的文学之心

□李骏虎

就要第二次离开鲁院了,心里的滋味无法言说。

人生就是这样,有第二次幸运的喜悦,就要承受第二次离别的悲伤。这也是文学的题中之义。

第二次来到这神圣的文学殿堂,的确不同。到鲁院回炉,是历届高研班学员长久以来的一个美好期盼和梦想,大家在各种文学会议和采风活动聚首时,这是一个必谈的话题。记得那年在鲁院高研班经验总结座谈会上,李一鸣院长提过一句,鲁院正在论证办一届回炉班的可能性。当时以为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景,根本不可能实现,谁知道真就实现了呢!真是应了那句话,“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万一成功了呢?”所以在刚刚过去的秋天里,我在辽宁秀美的千山采风时,突然接到鲁院的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再次回到鲁院深造,叫我考虑一下,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谁知道在这个班的背后,鲁院的领导和老师们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呢?

鲁二十八不仅是历届学员的梦想,也不仅是鲁院的梦想,还是中国文坛的梦想,是中国文学面向世界的梦想。所谓万事开头难,作为首届深造班或者说回炉班,我们不知道在开学之前三位院长和各位老师们做了多少辛苦的准备工作,我们看到的是在开学之后,很多环节还在摸索与完善当

中,我们能理解他们的压力很大、他们的期望更大。回望这三个半月的时光,鲁二十八班是鲁院在办,但鲁二十八也是鲁院和学员共同创造的历史。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三个半月的美好时光,除了正常的上课,鲁院组织了两次大的全国性学术论坛和各类文学研讨和文学沙龙活动,学术氛围浓厚,文学探讨气氛热烈。师生共同搞了四次文体活动、两次社会实践,展示了自我,增进了了解,丰富了生活,加深了友谊。这个班上的学员都是高素质、充满善意、有着高贵灵魂的人,我们用三个半月的时光证明了自己,也证明了鲁二十八的非凡风响。我们都愿意为鲁院、为朋友、为同学付出真心。衷心感谢班两委、五位小组长和在各项活动中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的朋友,我们有理由对他们的付出念念不忘。或许对于作家来说,出作品才是最重要的,但惟其如此,这些朋友们,这些人到中年惜时如金的好作家,甘愿把宝贵的时间用来为大家服务而搁置自己的创作,只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对鲁院、对鲁二十八和同学们深深的热爱。他们明白,创作还有一辈子的时间,而我们42个人相聚100多天,这个历史不会重现,此时不付出真心,何时付出真心?能够有机会为这么多好朋友服务,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对我个人来说,鲁二十八是挑战,也是涅槃。我父亲一直调侃我上学上班都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但在鲁二十八,我一天假也没请过,也从没落下一节课,参加了所有的学员沙龙、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这三个半月里,我把所有的公事、私事都推到了周末,利用双休日处理。因为每个双休日都回家,还被于一分起了外号叫“李周末”。因为我知道,上天对我已经非常眷顾,我不可能第三次来鲁院上高研班了,我要把我所有有效时间都和老师、同学们在一起,或许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说话南腔北调,我们有着不同的文学主张,有着不同的人生道路,甚至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大相径庭,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我们是永远的同窗、永远的同道,我们有着永恒的文学之心。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感谢鲁院和鲁二十八学员的信任,让我有幸为朋友们服务,担任班长,虽然搁置了长篇创作计划,但我认为鲁二十八的岁月是我人生最大的收获,我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也获得了最珍贵的友谊。

## 在芍药居,重返与出发

□沈念

每位同学重返鲁院,在四个月的学习和这个特殊的集体里,定然有着与过去不同的收获。这些收获,貌似波澜不惊,与过去大同小异,却暗藏着更深的精神通道和更开阔的视域与情怀。在那些雾霾侵袭的日子,我虽然看不到头顶的天空,但能读到心灵的召唤。这召唤中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在回响:如何去面对、护爱那些让我内心充盈的收获?

在这里,我收获了友情。这种友情的可贵之处,是它来自敞开心扉的碰撞。课堂内外,茶余饭后,很多的时刻,我与兄长们从日常生活最琐碎处出发,交杯叙话,无论是谈文学或是其他,是忧伤或欢愉,但那种从各自精神根部散发出的对文学的体悟和热爱,都传导出一种坚定而温暖的力量。这种友情的可爱之处,来自开展各类活动中同学之间的相互扶持。游艺会上各小组的集体竞技,诗歌诵读会姐姐们的压轴大戏旗袍秀,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寄情山水,让我收藏了一帧帧有色彩的回忆,如涓涓细流般的友情汇聚,以不同的面貌和方式呈现,让人倍加珍惜与铭记。多年后,我不会忘记,是鲁院陪伴了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日子,是友情给予了我们相互镜鉴和携手前行的力量。

在这里,我收获了观念之变。我不知道同学们是否思考过,我们最初的发动机和今天的文学观念是否还保持一致或发生了怎样的变异,究竟该如何面对双刃剑般的名与利。

美国作家奥茨曾说,一个真正的作家,不管多么成功,总是会有一种失败的懊丧。薛忆沩也说过,荣誉是侵害创造力的病毒。面对失败与荣誉这两个个体生命中无法回避的关键词,我也有过摇摆和彷徨,有过误歧和否认。这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写作提出一个质疑,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写作?如果失败是作者的宿命,又该如何面对这位居精神最高端的失败。我们是该把生命植入写作的全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让写作来装饰我们生命的梦想。写作于生命而言,就变成了如莎士比亚而言的,“我要用珍惜来伤害你。”有了这种珍惜,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安顿自身,可以穿行迷宫而不迷失。我们的作品中所呈现的智慧是悲观主义的,而气质是理想主义的。

在这里,我收获了自我信心的重建。我开始写作的时间早,但中途搁置长达七年之久,其中有着无法言说的困窘和不堪。在之前的工作环境,忙碌的奔走看似风光,实则庸常无趣。人的精力和精神为世俗生活中的既得利益所侵噬,从而对写作有过倦怠和停滞。当我以为消停的自己从此只会在路边看看风景,我所驾驶的文学孤舟在生活的汪洋上飘摇摆晃时,却重返鲁院这个熔炉锤炼。同学的优秀和尖利、虔诚和勤奋,抱负和执念,如一道道海浪拍打着我。恰是学习期间一些师友的鼓励和赞许,让我豁然顿悟到过往中的残缺之美、未来的微光之亮,让我更是坚定了从鲁院重新出发的信心和力量。

多年之后回望鲁院,我们必定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她不只是我们跋涉文学征程中的一座精神驿站,更是我们生命底色中一道闪亮的光环。我们应该让这种光环努力发出无论是熠熠生辉还是微弱扑闪的永恒之光。

## 我们终将再会

□赵剑云

站在这里,意味着隆重的告别,但我不想告别,永远不想告别。此刻,尽管还没有走出鲁院,但我已经开始想念了。

再次来到鲁院,参加深造班的学习,对于我的创作是十分珍贵的礼物。目前,正是我的创作有所深刻和改变的关键时期,也是回溯过去、重新开始的时候,我来到鲁院,感觉每一天都是如此珍贵,真希望时间能慢一点,再慢一点。

很难具体说出我这四个月写作方面的收获,因为那是润物细无声般的,而我能确定的收获便是同窗之情。我的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地域,他们个性不同、习惯不同,但他们都是那么善良、大气、谦虚、才华出众。从他们身上,我学习了很多。我想说,亲爱的同学们,我热爱你们,你们都是文学天空中明亮的星。

这段时光,我不断审视自己,吸取各种养分,在这个美丽的院子里阅读、休憩、净化、过滤、反省、整理、审视。可以说,能在这里安顿身心,短暂停留,对于我的人生和创作都无比重要。在这里我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境界,更重要的是提升了气度、胸襟,重新树立了对于创作的态度、对文字的敬畏。我因此感觉到一种新生。相信我会在以后的写作道路上,具备更多的生机和力量。

鲁院给予的,比我期待的真的要多得多。

我享受在鲁院的每一天,享受这里的宁静和愉悦,在鲁院的所有日子,给我的感觉,如同春日阳光照耀,满园鲜花盛开,夜空满天星光……

感谢鲁院给了我这段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

感谢鲁院,用纯洁、明亮、温暖的光芒将我照耀,给我力量,让我得以更加有力地抒写未来的文字。

和鲁院的关系依然是淡如水、相见欢,告别之后,还有余味。那目前我还无法描述的余味,才是鲁院要给予我们的,也是我们未来将会呈现的作品。在鲁院期间,我得到了很多,惭愧的是以为报,惟愿鲁院的老师一切安好,愿鲁院永远美好……

告别的时刻,我并不感伤,而是会轻轻转身,站到自己新起点上去,感恩前行,亲爱的同学们,相信我们终将再会!

## 新文快读

# 正步往前走——读赵雁长篇小说《第四级火箭》

□杨遥

许久以来,对特别“正”的东西有种抵触情绪,觉得“正”和“假”离得特别近,一不小心,正就滑向假,经常还没正就假,假正经。所以喜欢一些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甚至邪恶的东西,觉得它们更符合现实和人性,也更能满足我这等人骨子里对真的那点追求。

赵雁是一位特别正的人,浓眉大眼、五官端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军装穿在身上,像在电视中看到的那些军人,即使有时穿便装,也是腰杆挺拔、目不斜视,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但赵雁爱笑,一笑就用手捂住嘴,眼睛眯了起来,那种正经不见了,而是变得妩媚和慈祥。2011年7月7日晚,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举行毕业晚会,马上就要分手,情感细胞极其丰富的一群人唱啊、跳啊,也喝啊、哭啊,忽然不知哪位男生开的头,大声喊,“赵雁,我爱你!”五秒钟不到,马上另一位男生跟着喊,“赵雁,我爱你!”接着越来越多的男生加入到这个队伍,大家一起喊,“赵雁,我爱你!”这种呼喊,把毕业聚会推向了一个高潮,许多同学放声大哭,那种真挚的情感,每次想起来都感觉温暖。

同学们喜欢赵雁,是因为她的正,还有真。文人大多相轻,作家们又有股清高,动不动瞧不起这个、那个。赵雁却乐于与人为善,谦虚真诚,从来没有见她轻视过哪一位同学,也没有见她不屑过谁的作品,与人相处,她总是怕失礼;与同学们比较,她总说自己写得不好。2011年这样,之后陆续出了《中国飞天梦》《第四级火箭》等重量级作品,被国际宇航大会邀请去意大利参会,还是这样。2015年,我们7个鲁十五的同学回

鲁院读深造班,还有2个在人大读研究生班,赵雁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连同北京本地的同学和鲁院的几位老师十七八位摆了一大桌子。那天北京降温,大概是有史以来同期最冷的一天,但大家几乎都到了,聚得非常开心。赵雁对同学们这样,对比她名噪一时的作家、评论家,以及编辑们,也是这样,除了尊重,还多了份羞怯。她乐于认识这些人,但不遮不掩,和其中某位合了影,会喜上眉梢。这种毫不掩饰的真,在其他人那里很少见。正,又能保持真,我觉得很难得,也很喜欢。

读赵雁的作品,这种感觉会更加深刻,其中《第四级火箭》具有代表性。它栩栩如生地讲述了位于戈壁滩上东风基地的航天人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中的奋斗史。这种常人难以接近的主题天生具有神秘性,赵雁作为“航二代”,对它知根知底、如数家珍,在书中描写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有些知识的专业,远远超出了一般读者的认知,而且和时代结合的特别紧,读者通过她的作品,不仅可以了解火箭发射的许多细节,而且能一窥时代发展的变幻风云。比如火箭发射对气象的要求,读赵雁的书之前想也没想过,这次读完,才知道对气象要求特别严格,甚至是成败的关键之一。1970年4月24日的那次发射,简直是在打仗。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前几天就开始投入战斗状态,和丈夫每天只能在会议室见面。现场总指挥、技术负责人在发射任务书上签了字,中央已经批准,临近发射一小时时,发射场上空却云层很厚,“司令员时不时抬头望天,叼着支空烟斗来来回回踱步,目光

犀利地像要把天刺穿。”叫来气象预报员,回答道,“今天的云是高云,相对中低云层薄,会很快过去。”“司令员再抬抬头望天,在他眼里,此时的云层和刚才并没有什么不同。他的脸色也和云层一样黯淡。”“你就这么有把握?要是会一会儿云层还不散,你可是负不起责!”“我为我们的观测结果负责,如果因为气象耽误发射,您可以处分我!”……赵雁用了一连串对话,涉及到气象方面非常专业,很好地表现了那种非同寻常的紧张气氛。在这次发射中,她还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为了保证卫星各观测站与控制中心之间的数据传输,避免敌特分子破坏线路,中央发动全国六十多万民兵间隔数米一字排开,日夜守护在绵延万里的电线杆下,动用了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通信线路。”这些庞大壮观的数字极具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第四级火箭”的发射,除了基地航天人还和这些更加无名的人物有关。

赵雁在《第四级火箭》中,塑造了十几位性格鲜明的小说人物。沈西元、魏冬琴、葛校言、许子烈、葛东风、葛樱莓、林占雄、徐海鹏、哈达……他们有的贯穿小说始终,有的出现几个篇章,却无一不立体鲜明,有几对还像镜子一样互相映照,达到更加强烈的塑造效果。老一辈的沈西元、魏冬琴和葛校言、许子烈,他们都一心扑在火箭事业上,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正统小说中那些金光闪闪的人物,没有私心,只讲奉献,却完全不假做作,令人信服。沈西元与魏冬琴夫妇唱和、恩爱有加,却顾不上照管孩子,把他长期寄居在外婆家,导致孩子长大后心理有疾,最终自杀。

葛校言和许子烈性格刚强、冰火不容,葛校言一次次主动放弃妻子许子烈本应得到的荣誉和利益,在工转军上不仅不帮助说话,而且主动拆台,还堵上孩子葛东风参军的路,安排到艰苦的内蒙古去插队,许子烈希望得到自己该得的东西,希望照顾好孩子,家庭战争一次次爆发,最后夫妻分居。在一枚枚火箭升空的欢呼声中,荣誉背后是航天人艰辛和苦涩的生活,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还奉献了家人的利益和下一代。赵雁讲的不仅仅是这些,她还讲述了沈西元和葛校言一文一武,一上级一下级,又是亲家的关系。讲了他们同为基地领导人,在约束家人的同时,怎样对待下属,怎样为下属考虑等形形色色的关系,使得他们逐步丰满和丰富,成为真正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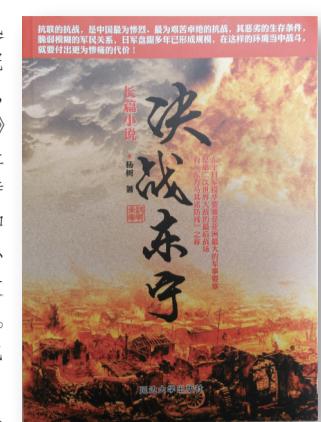
随着时代的发展,林占雄和徐海鹏作为下一代航天人的代表,都优秀能干,却一个自尊独立,一个依附权贵,出现了极大的分歧,这是时代在个人身上的烙印,也是个人面对时代做出的选择。小说最后的发展越来越开放,人物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更多的硕士生、博士生进入基地,颇有成就的基地骨干离开基地去中关村创业。赵雁没有议论他们的长短,只是冷静的叙述,让时代的画面如折扇一样在我们面前徐徐打开。

因为“真”,小说的“正”有了根基,长上翅膀。花了几分钟时间读完《第四级火箭》,心中有些澎湃、些许震荡,我想生活不管怎样,我们总需要一些“正”和“真”的东西,祝愿赵雁正步往前走,越走越远。

## 桃李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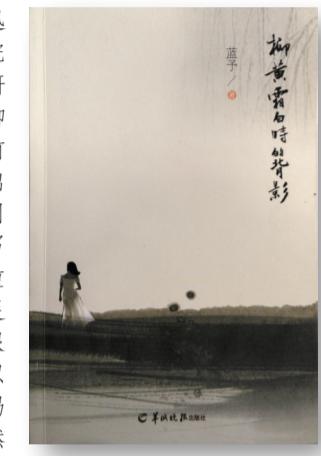
### 杨树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决战东宁》日前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原是一位诗人,出版过多首诗集和散文集,后来改写小说。这部作品就是他改变文体后的重要成果。这是一部与二战东方战场有关的小说,讲述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大、最长和最后被摧毁的“东方马奇诺防线”的故事,塑造了抗联、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人等不同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曲折复杂,描绘了艰苦卓绝的岁月和惊心动魄的战斗。



### 蓝子

为鲁迅文学院广东青年作家深圳研修班学员,其散文集《柳黄霜白时的背影》日前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该散文集中,作者用谦卑而感恩的心,描写近70个人物故事:恩重如山的父母、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给予无限关爱和帮助的老师以及彼此见证成长又竭力扶持的朋友们,当然还有一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他们的故事令人感动泪流、肃然起敬,还有一些朋友人生坎坷、英年早逝,也令之喟然长叹。作者从故乡到异乡一晃20年,遥远的记忆重又回头,似乎霍然醒转就走到了四十不惑。作者用笔真情书写了亲人、师友以及在异乡陪伴自己走过逆境顺境又一同感受苦喜悲欢的朋友们。



### 曹向荣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其短篇小说集《打街》近日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中篇小说集《泥哨》《夏夏的爱情》后的又一个短篇小说集,收录了16部短篇作品。篇目按作品发表时间先后排序,从中看出作者一路写作的轨迹。这些短篇作品中,有写学童的《圆珠笔》《有客来兮》,有写少女的《泥塘》《紫曼》,有写青春待嫁女子的《唐妮》《海螺》《怎么不打开伞呢》,还有写怨妇的《小巷胡同里的女人》。这些作品多出自乡村,字字清丽,展现的是青葱或者枯黄的田野风貌及乡间人情的朴实纯真。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读这些作品,像看一幅幅描摹的乡村风景图,里面的人物或坐立或行走呼之欲出,犹如来到乡间,感受到柳树飞扬,春风拂面。



### 季志敏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报告文学《这世界不哭》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在广州大德路111号那所医院住院期间的桩桩见闻,描写了白衣天使们温暖坚忍恪尽职守忍辱负重的一面,热情讴歌了医疗工作者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作者想把医护人员的内心世界传达给人们,让这

世界知道他们每天做什么、想什么、怎样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别人生命的快乐和安生,是他们让这世界不哭。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再现了天使般充满爱心又无私奉献的医生和护士,作品文学性强、充满艺术感染力,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传播了正能量,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